





洪水第一卷合訂

編輯者 創造社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發行者 光華書局

每冊實價大洋七角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版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總

目

洪水復活宣言	(1)
論是非	靈聲 (3)
漆黑一團	爲法 (5)
努力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	尙友 (10)
五卅悲歌	K.T. (12)
魂靈的壳子	全平 (15)
劫灰	爲法 (18)
拒絕	靜之 (19)
中秋月	全平 (20)
盲腸炎與資本主義	沫若 (29)
真的藝術家	爲法 (32)
夜禱 (插圖)	靈鳳 (33)

我有長劍在(詩).....	紹烈 (35)
主義與主義者.....	霆聲 (36)
中國的言論界.....	尙友 (38)
我們同聲叫喊.....	全平 (40)
足跡(雜記).....	良才 (42)
姊嫁之夜.....	靈鳳 (47)
今後的覺悟.....	仿吾 (59)
評胡適之「愛國運動與求學」.....	未艾 (63)
毀滅(詩).....	伯昌 (65)
立方主義.....	貽德 (67)
秋的晨曦(詩).....	傍川 (69)
漆黑一團的出版界.....	霆聲 (70)
鴉鳥與鳴蟬.....	爲法 (73)
舊夢(插圖).....	靈鳳 (74)
落花時節(雜記).....	茂遂 (75)
寄——(詩).....	尙友 (78)
植樹節(小說).....	其文 (79)
彈琴者之歌(譯詩).....	沫若 (86)
窮漢的窮談.....	沫若 (91)
『胡譯』.....	仁鑄 (95)
寫在『胡譯』之後.....	爲法 (102)
夢罷(詩).....	柱常 (105)

『漆黑一團』的應聲	鳳田	(106)
啓悶的追尋(插圖)	靈鳳	(108)
告青年(詩)	木天	(109)
秋意(雜記)	靈鳳	(111)
七月四日(小說)	全平	(113)
自殺(江馬修原作)	資平	(121)
共產與共管	沫若	(127)
希求與崇拜(插圖)	靈鳳	(131)
怎樣去清理出版界	靈聲	(132)
拆穿西洋鏡	冥冥	(136)
『讓世人把我們投入疏黃河去』(通信三則)		(139)
與旅人——在武藏野的道上(詩)	木天	(144)
小坐(詩)	仿吾	(145)
迷途之鳥的祈禱	蔚華	(146)
霧(雜記)	靈鳳	(147)
自殺(續)	資平	(149)
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	仿吾	(159)
精神的洪水	何畏	(166)
友人與敵人	爲法	(170)
缺陷的美(雜記)	貽德	(175)
腐屍的讚美(詩)	淇生	(177)
飲器(詩)	小燕	(178)

啊！這雙魚（插圖）	靈鳳	（178）
你的心曲（小說）	子三	（179）
理學士（小說）	晶孫	（186）
赤化與軍閥	樹芬	（193）
文藝論集序	沫若	（197）
林中的序	爲法	（198）
可咒詛的一幕（插圖）	靈鳳	（200）
雪萊哀歌（譯詩）	仿吾等	（201）
致夢裏的友人（小說）	全平	（202）
我也來談幾句閒話	致友	（207）
烟雨樓頭（詩）	鈞石	（209）
悽然望着溪中（插圖）	靈鳳	（210）
緬甸的民歌（詩）	K.T.	（211）
馬克斯進文廟	沫若	（212）
打疑古玄同一棒	鍾隱	（219）
一條惡狗及其他（通信二則）		（222）
新國家的創造	沫若	（227）
過去的春天（詩）	淇生	（233）
爲日本出兵東三省警告國人	樹芬	（234）
破影（詩）	小燕	（237）
牢騷五種	達夫	（238）
評易家鉞著「社會學史要」	劍華	（244）

共產不可不反對	光赤 (249)
病了的玫瑰 (詩)	淇生 (254)
寒囚 (詩)	正宗 (255)
老人們的沉默	全平 (259)
長笛一聲人倚樓 (雜記)	良才 (261)
牧女的期待 (詩)	柱常 (266)
木蘭歌，革命文學，及其他	爲法 (267)
火山口 (小說)	子三 (271)
雨後 (詩)	木天 (278)
殘秋 (詩)	貽德 (279)
曇花庵的春風 (小說)	靈鳳 (280)
禪味 (插圖)	靈鳳 (293)
共產問題的我見	樹芬 (295)
春天 (詩)	修桐 (305)
評田漢君的莎譯「羅蜜歐與朱麗葉」	尹孚 (306)
桑雪爾佛	蔚華 (311)
螢光中的靈隱 (小說)	許傑 (313)
紅流 (獨幕劇)	秀峯 (318)
討論「馬克斯進文廟」	沫若 (323)
社會革命的時機	沫若 (337)
人的屍	靜之 (343)
萬雷白的兩首詩 (譯詩)	木天 (345)

自殺（小說）	子慧	（347）
靜晚（詩）	家驊	（355）
評田漢君莎譯「羅蜜歐與朱麗葉」	尹孚	（356）
紅流（獨幕劇）	秀峰	（361）
國家資本主義	民治	（367）
送朋友之廣東從軍（詩）	梓人	（369）
軌下的悲歌	玲	（370）
無題	鈞石	（371）
且哭且罵且咒且狂歌	毓英	（372）
我對於「憶」	鳳田	（375）
不平衡的偶力（小說）	資平	（377）
無抵抗主義者（對話）	沫若	（407）
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	爲法	（410）
哀歌（詩）	獨清	（417）
到底誰共誰的產	衡石	（419）
心靈的安慰（雜記）	靈鳳	（423）
我的生命流（詩）	正宗	（425）
姊姊的死（小說）	伯訓	（426）
梅嶺記遊（詩）	玉龍	（432）
不死的愛情（詩）	C.T.	（432）
讓咱們來說幾句和平話	錦明	（433）
「幾句和平話」的回聲	全平	（437）

洪水復活宣言

美善的創造是難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他能從空虛渾沌的無物中，變幻出光明燦爛的世界；沒有創造，便沒有世界。真正的破壞也是難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為他是在虛偽醜惡的世界上，掃除去一切頑劣的怪物；沒有破壞，怪物便要大施猖獗。

技巧的匠師，不能在舊屋沒有拆除的基地上築造巍峨的巨廈。真正愛花的人們，也決不肯袖手讓荆棘叢生在自己心愛的花園裏，把心愛的花兒凌踐致死。所以，破壞是比創造更為緊要。不先破壞，創造的工程是無效的。澈底的破壞，一切固有勢力的破壞，一切醜惡的創造的破壞，恰是美善的創造的第一步工程！

上面的兩段是去年發刊的洪水第一期上「撒但的工程」裏的兩節，現在我們便再拏來作為洪水復活宣言的引子。

洪水本是我們幾個年青的人在情火澆不息，懊惱排不開，羞辱忍不住，憤恨掃不去時大膽地不顧一切而產生的一個嬰兒。產生的當時，正是國內思想界上最最沈默的時候；幾種有力量的刊物，都收斂了她的光芒。於是渾沌包在我們的周圍了！青年人的熱烈的情緒在這黑漆漆的渾沌中感着莫大的苦悶。為解除自己苦悶，宣洩自己熱情的緣故，不能不破壞這黑漆漆的混沌；於是，未曾成熟的洪水便於十分匆忙之中產生了。但這準備不足，組織不堅，力量不多的我們的洪水，畢竟因為沖不破周圍的舊勢力而不曾支持下去。

匆匆便是一年。這一年中，發表思想的刊物如春筍般怒茁起來。有談政治的，有論社會的，有討論主義的，有研究問題的，科學的，哲學的，文藝的，美術的，一切都備。似乎我們的周圍可以逐漸光明了，我們感着的苦悶可以漸漸淡薄了，我們的熱情有了宣洩的通路了。他們替我們說了應該說的話，我們可以緘默了。

可是，這新生的光明中，仍未能除去「派別」和「成見」兩個惡鬼。這兩個惡鬼操縱着他們的思想，因之他們的說話雖然有不少可以使我們點頭，而令人作嘔，令人憤慨的荒謬的話也仍是很多。

所以我們還是不能緘默，而且要永遠不能緘默，倘使我們的思想沒有絕滅。自己的話祇有自己能說，別人說的終究還是別人的話。讓我們擺脫一切派別，拋去一切成見，爲自己努力吧。——努力求思想和感情的自由發展。

我們並沒有什麼遠大的計劃，也沒有什麼巨大的野心，更沒有什麼偉大的主張，祇是因爲看不慣眼前的醜態，遏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又找不到可以讓我們自由地發表思想的地方，纔把這小小的洪水復活。

和我們有同感的朋友們，你難道肯使自己的生命躲閃在別人的影子下面默默無聞的消滅去嗎？

一九二五，八，二二夜中。

論 是 非

霆 聲

一 古今中外新舊之爭

有一等人說：古時候的一切舊東西都是好的，到如今，所便都漸漸的變壞了。古時候的舊文章是朗朗可誦的，如今新的便不堪入耳了。古時候的舊禮教是上下有序的，如今新的便尊卑不分了。古時候的舊風俗是有謙謙之德的，如今新的便各不相讓了。古時候的舊生活是超然物外的，如今新的便惟利是趨了。總之，古時候都好的，如今便都壞了。甚至古人壽長，今人壽短了。古時米賤，如今米貴了。古時兄弟對哥哥叩首，如今兒子也祇對父親鞠躬了。說不盡的古時候的好處啊！

又有一等人說：中國的沒有一樣是好的，是好的一齊都在外國，所以要好的不能不到外國去找。譬如：中國的古人是一些學也祿在其中矣的官迷，外國的古人都是思想超絕的哲人。中國的舊書祇是骸骨的牢獄，外國的舊書都是必讀的經典。中國的拳棒是好勇鬥狠的由來，外國的武術是強身健種的根原。中國固有的譏刺是文人相輕，外國傳來的譏刺是有趣的幽默。中國式的纏足是不人道，外國式的高跟鞋乃是美觀。總之，是中國的都應該澈底排斥，是外來的便應該全盤承受。

以上的兩等人和他們的正反對黨從有了所謂新文化革新運動以來

，便氣憤憤地，各不相容的爭論起來了。一邊罵一邊是醉心歐化的洋奴，一邊笑一邊是頭腦硬化的老頑固。一邊自詡爲保存國粹的功臣，一邊自命爲改革思想的前鋒。一邊說：要中國好，除非不讀中國書；一邊說：要中國好，除非恢復古文化。一邊說：照了你的辦法，勢非回到原始時代不可；一邊說：依了你的主張，中國人祇好做人的奴隸了。

這絕對的兩方，各自抱了一張百石弓，自以爲可以趁心由意的射死他的一切敵人；殊不知自己弓上的弦，早已寸寸斷了。

本來，像這樣的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就算是說的有理，也祇是公婆的理，那裏能概括兒子媳婦孫子重孫在內呢？

我以爲：我們批評一樣東西的好壞，一定要先拋去成見。所以我雖贊成我們拏一切東西來批評牠的好壞，但我反對拏古今中外新舊等等時間和地位的區別來作批評好壞的標準。一個時候的東西可以有好的，但也可以有壞的。一個地方的東西也是如此。爲了那時候有了些好的便把同時的壞東西也取了來，爲了那地方有了些壞的便把同地的好東西也拒絕了去，都不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態度。我們祇須問清一樣東西的本身究竟是好是壞，我們萬不可把自己的眼光收到狹隘的「成見」圈子裏去武斷一切。

祇有好的纔是好的，祇有壞的纔是壞的，祇有好壞統可以作批評好壞的標準。那些武斷地尊古，崇洋，排新，斥舊的人們喲，請不要因一時的意氣便把是非黑白都顛倒了吧！

漆 黑 一 團

爲 法

誰也不能否認罷？如今的文壇，不論是創作界，翻譯界，批評界，乎統是漆黑一團。

你如有手段，你便可依倚在資本家的腳下。你如更有手段，與資本家發生了特殊的關係，便更能爲所欲爲。不論寫的什麼東西，都可登載出去，都可發售出去，其他的人，若是羔羊似的不抗拒你了，你也可將他的作品不論好醜的登載出去，賞他幾個錢的稿費。朋友！如今祇有錢是好的。你如有了資本家做靠山，你便可以大吹大擂的做個文壇的盟主，即你一個人動不起來，也不愁沒有許多人爲着那光華而且響亮的銀元來替你搭台。真的，誰也知道的，如今能支持他出版的發行的壽命，並且風雨飄搖不動安如山的還在那裏大吹大擂的文藝出版物，恬不爲怪的藉着一羣蝦兵蟹將來做他文壇的領袖，不都有資本家做他的後台嗎？

有些人說我國人——當然不是全部——的特性，在於怕死與要錢。我以爲還有一點，就是「不要臉」。請縮小些就最近的文壇來講。因爲有資本家做後台，便可隨意的自己來吹噓。譬如「瀏河戰場」是個什麼詩呢？因爲是在資本家的腋下，便有許多人說他是一首少有而且可貴的長詩，什麼硤石土白，杭州土白，太太，老爺，是個什麼詩呢？因爲他與一班資本家的腋下的編輯先生們有勾連，便可以隨意登

載出來，並且刊印成詩集子。做文章印成詩集子，或者在刊物上登載出來，本來是作者的自由，是誰也不能禁止的，但因為要擡高作品的價值，替自己宣傳，便不惜顛倒黑白，拚命為自己吹捧，明明是奇醜不堪的東西，偏要自詡說：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第一部名小說哪，這是至少要受五十年歡迎的哪，這是近來散文作品的鼻祖哪，許多肉麻的說話，滔滔的說出來，未免過於不要臉了啊。

或者有人責我說得太苛刻，然而在我自己看來，却一點也不，因為我所說的只不過是創作界醜態之一部分，實際上還多得很哩。本來寫點文學作品，不必便能做成文學家，更不必便能掙到許多錢。為錢去創作，為文學家去創作，這文學上第一義第一步便認錯，走錯，因為一個真正的文學家的創作的動機，不是如此卑劣的。第一他應有他偉大的性格。這偉大的性格，便是他作品的保障與後盾。其次，要能夠誠實的說出要說的話。若祇為了想錢，為了圖名，便不敢得罪那些應當得罪的人，左支右碍的捏手捏脚的，昧着心在說，紅着臉在寫，既不顧花費青年的時間與經濟，也不怕笑折外人的牙齒。——這也能說是要臉嗎？……

——唉！這便是我們的創作界！漆黑一團的創作界！

若再論到翻譯界的醜態，我想，我們祇有流下不值錢的眼淚。放開眼睛看看，有幾本翻譯書是使我們滿意的呢？我想翻譯書至少要：第一，懂得原文；第二，要進而深解該書的原義；第三，譯成之後，也還是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我們雖不必強翻譯界都遵守嚴又陵提出的信達雅三個條件，至少也應達到信達的地步。譬如譯詩，即不論

譯成的是詩不是詩，也應不失原文的意義。王統照的譯書，譯成「胡說」，將眼面前的成語都譯誤了。因為他自己聲明是三年前的舊稿，所以仍不失為當今的一個文學家，依然在活動，依然在吹擂。「意門湖」譯得怎樣，該是有目共見了罷？然而因為他是文學研究會的叢書，所以仍舊在繼續翻印，二版，三版，……前面我已說過，祇有錢是好的。有了錢，什麼壞事都可隨意的作，還畏什麼人言呢？人言反正祇做了他廣告，提高他身價的法螺，這真是我百思不解之事，或者算是一種大國之風啊！

即如不久出版的小說月報，他說一般人太不重視翻譯。於是在某一期的小說月報中全載翻譯，作個矯枉之舉。其實小說月報編者也該想想一般人不重視翻譯之故啊。倘使一本翻譯書中，觸目盡是「新鮮的呼聲」盡是「畫室」，盡是「人物」，試想誰還來重視呢？所以，不重視翻譯的罪過，並不在讀者，而在翻譯者。翻譯者祇要肯誠心翻譯，而學力又足以繼之，其結果一定會受人重視。倘使翻譯者首先對於原文就不重視，就不忠實，別說一期月報上全載翻譯作品是無用，即全年都是如此，也正一樣使人輕視，不加重視。唉！「人物」多，是壓不到人的，「新鮮的呼聲」，也不足誘惑人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專靠字典的翻譯家！請再四的反省一下罷。

還有，不論文言，白話，我想，通順二字總該要做到的罷？然而有許多翻譯者，除了錯誤不算外，還得加上不通，而且有人說他，他便會老臉的說這是歐化的調子，或者呢，綑着臉皮不理你。啊！啊！我們的翻譯界啊，便是如上面這樣的漆黑一團。其漆黑一團的原因，

我也嘗推闡過。大概開書店的資本家，爲了他多獲剩餘的關係，便一次，兩次的不斷的印下去。原譯者一面爲版稅的關係，一面又爲維持他老臉的關係，也樂得任書店裏再版。而且譯者本身都直接或間接在資本家的腋下，左右的蝦兵蟹將又多，誰敢來指摘？即指摘，也無從發表。即幸而有處發表，他也能用他鬼域的伎倆來圍攻你，中傷你，冷嘲你或熱罵你。這麼，實際上你不但不能使他誠服修正，反會無辜的中到無窮毒矢。中國雖號稱禮義之邦，却到處可以發現鬼域。中國人雖號稱有禮有義，但是閃閃發光的銀元却多能使他露出鬼域的原形；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唉！這便是我們的翻譯界！漆黑一團的翻譯界！

似乎可以轉來再講到批評界了。適才沫若在和我說笑。他說：「如今批評的信條：第一是捧場，第二是捧場，第三還是捧場。」捧場！這是多麼合時批評的信條啊！「玉君」出版了，試看捧場的有多少？其實「玉君」之值得捧場的在那裏呢？便是那些舊小說的套頭，生硬的敘述，不通的辭句嗎？我始終不解。若是說我能解，我祇有回答他，我倒略解捧者的心理：第一種，或是直接間接藉此想連絡連絡幾個文壇上的偶像；第二種，或是藉此想連絡連絡幾個直接隸屬於資本家腋下的編輯者。第一種捧「玉君」的文章是個好例子，第二種惟有請讀者去查查從前的小說月報上的許多「讀後感」罷。

如今的批評界，除却捧場而外，還有，便是刻毒的譏嘲，有人說這是「幽默」。「幽默」，這是如何高貴的名詞？當初造作此名詞時，當是苦心孤詣再四推敲出來的。然而我終不解，何以「幽默」到臨

了便會變成了「冷酷」。變成祇是挖苦人家幾句，或者旁敲側擊，寫幾句俏皮話，使人家不知批評的真義之所在？批評文藝，我想，同情總是要有的。這麼，無論你說他壞，說他好，又或是說他好壞參半，你總還是與被批評者立在同等的地位，與他作友誼的商榷，供獻給批評者或其他讀者一種誠實的參證資料。現在，批評者高自位置下視被批評者為一種隨意開頑笑的玩物。這種態度實在太輕薄了。

復次，更有一種時髦的論調，以為文學作品，必須含有革命的分。他們所謂革命，我到現在還未知道他們是怎樣解釋。我只聽見他們隨意叫着流血，手鎗，炸彈，……這些名詞。於是我便疑惑所謂革命文學，便是寫流血，寫手鎗，寫炸彈，寫……的東西。但是，思想上革命，不叫革命？消極的暴露社會的醜惡，不叫革命？因不耐苦痛的現實，而心摹手追歡樂的未來，不叫革命？或者有人又以為文學作品中間如有激烈的言辭，流血的事實，拿着手鎗，拋着炸彈，才與實際的人生密切有關。呵！人生！我終不解所謂實際的人生祇是如此！我在寫着字不是實際的人生嗎？外面有人亂叫，不是實際人生嗎？不久我要就寢不是實際的人生嗎？——算了罷！要流血，便流去，要放鎗拋彈，便放去拋去，不犯着把一切亂扯進去。其實所謂革命文學，不是那麼狹窄的。我們幾乎可以說：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含有偉大的革命性的，不論他用如何方法寫。算了罷，我國可憐的文壇，受不起如此的糟塌，從壁隙裏觀天，還是開開窗子張望罷！

——唉！這便是我們的批評界！漆黑一團的批評界！

X

X

X